

編者語

二十世紀的福音派教會在全球各地增長迅速，與福音派教會著重佈道的本質有關。可是，在社會的公共空間，福音派的影響卻未見相應地增加。二十世紀初，美國基要派／福音派信徒為防止進化論影響下一代，有些州禁止中、小學教授進化論。田納西州小鎮戴頓（Dayton）一中學理科教師史高普（John T. Scopes）不服，挑戰州法律，1925年被州政府拘捕，最後定罪，稱為「猴子案情」（Monkey Trial）。事件隨即掀起當時社會上的兩大組織，即「美國公民自由」（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, ACL）及「世界基要組織聯盟」（The World's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, WCFA）在法津及科學上的爭辯。雖然基要派在法庭上得勝，但他們對現代科學及文化哲學簡直無知得令人震驚，使整個基要主義的群體都因此蒙羞。隨後的日子，自由及開明派在社會及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一直佔盡上風，而基要派在社會事務及文化思潮就日漸被邊緣化。

福音派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啓示，聖經的真理不單具有宗教意義，也有科學意義；上帝創造宇宙萬有，在現代科學不能被視為神話，而是有確實的涵義。上帝是萬有的主，祂不單是猶太人的神，也不單是基督徒的上帝，祂更是全地的

主，也是掌管文化哲學的主。聖經的啓示不僅對基督徒有意義，也對普世有意義。基督徒須慎防把上帝私有化，使上帝被矮化成一個族群的神。我們必須爭取的，是透過公共空間把我們的信仰宣示出去，這包括宣教、時事評論、哲學反思及政治參與等。

承接上一期對福音信仰神學的回顧，今期繼續探索神學的前景，幾位作者都不約而同地針對後現代的問題。後現代的影響遍及文化思潮、經濟體系、消費模式，以至個人信念。它否定了客觀真理及實在，質疑啓蒙時代以來所尊重的理性法則，挾著前所未有的氣勢，席捲整個現代世界。在這氛圍下，趙崇明從七方面提出了好些值得福音派神學思考的地方，並建議以三一論作為未來福音神學的取向。余達心繼續上一期〈信而不思則怠〉的反省，正確地指出福音派必須擺脫邊緣化，進入社會的公共空間，展示基督教信仰對大眾的意義。

福音派神學家葛倫斯 (Stanley J. Grenz) 不幸英年早逝 (1950–2005)，他的神學及對後現代的回應，讀者可在鄧紹光的文章一窺其重要性。葛倫斯認為要在公共空間表達信仰，神學須與現代文化不斷對談，信仰群體亦要透過聖典、語言、禮儀和實踐等，分享他們對世界的看法；此外，神學應包括三個母題，即三一論 (結構性)、群體 (整合性) 及終末論 (導向性)。現代福音信仰神學越來越重視三一論的議題，是值得注意的。

很多信徒陶醉於福音派的人多勢眾，既不知天地之大，也不知信仰面對問題之嚴峻。徐允傑及余創豪表達了信徒對福音派神學的憂慮，是可喜的現象。謝正金 (Roland Chia) 同樣看到福音派信仰所面對的挑戰，但他相信我們的傳統蘊藏著面對這些挑戰的力量，問題只在於我們不能抱殘守缺。

公開園地一欄，李建民的文章是上一期收到的，當中有

些可能引起爭議的地方，但期刊編輯委員會相信靈恩運動是非常值得討論的課題。經過釐清及有關學者作出回應後，我們在此一併刊登出來，相信讀者必定有興趣探討。李仲驥（Lee Chung Kee）從比利時魯汶大學寄來的專文，是一篇較艱深但非常值得閱讀的文章。「宗教語言」一直在哲學討論中受到很多質疑，尤其為分析哲學所針對。語言哲學基本上沒有內容，只是一件客觀的邏輯工具。我們如果要使神學在公共空間立足，語言分析的洗禮是必須經歷的。

五篇書評各自各精彩。在神學動態方面，我們收到一份董江陽的學術報告，談及近年中國學人對基督教研究的新趨勢。中國大陸研究基督教的學者，無論從人數及深度來看，其增長都是驚人的；中國各地的書店都可見到汗牛充棟似的基督教出版。董文指出國內現時的基督教研究以文化基督教為主，即與基督教有關的哲學、歷史及思想。至於基督教的經典研究則仍在起步階段，原因一方面是古代語言的障礙，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對基督教作為一個宗教的感情仍有待提升。宗教研究倘若只停留在學術思維的層面，沒有宗教感情的投入及委身，對認識該宗教而言，始終是一大限制。

福音派是基督宗教的其中一個主流，我們作為福音派的信徒，必須提升我們信仰對世界的意義，在公共空間中，彰顯上帝話語的教導，因為它對今日的世人是適切的。

楊慶球

2005年7月16日